

抒懷舊檳城 ——梅淑貞散文的地景書寫

扶 瑤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檳城，這座鑲嵌在馬六甲海峽的百年港城，始終在層疊的殖民印跡與移民記憶中搖曳生姿。作為東南亞華人離散社群的重要記憶場域（Sites of Memory），其街巷肌理與建築景觀不僅承載著物質時空的變遷，更銘刻著華人族群跨越原鄉與他鄉的文化基因。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檳城華人社群的在地化書寫逐漸顯露出獨特的懷舊特質——他們試圖通過文字重構消逝的時空，在記憶的褶皺中打撈身分認同的錨點。梅淑貞（1949-）的散文創作正是這一文化現象的典型縮影，其筆下的老檳城地景既是個體生命的經驗容器，亦成為族群集體記憶的存儲檔案。本文以文化記憶理論為視角，探討梅淑貞如何通過地景書寫將檳城轉化為「可讀的」記憶文本。

一、語言地景：離散記憶的聲紋檔案

在離散社群的記憶書寫中，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儲存集體經驗、傳遞文化認同的「聲紋檔案」。它通過方言、外來詞與混合語的交織，記錄下日常生活的肌理與歷史變遷的印記。在眾多馬華散文作家中，梅淑貞對語言地景的经营尤為細膩且富有層次。她並未刻意追求語言的純粹或形式的顛覆，而是通過對方言的文學轉譯、對多語混雜現象的真實呈現，使語言本身成為承載記憶、協商身分的審美空間。其散文中的語言景觀，既是個體懷舊的聲調，也是族群記憶的共鳴箱，在語音的褶皺中埋藏了離散經驗的複雜性，從而成為解讀檳城華人文化記憶的關鍵符號系統。

（一）方言作為記憶的活態檔案與身分紐帶

梅淑貞的散文中大量嵌入檳城福建話、潮州話、台山話等方言詞匯，例如「峇峇」（Baba，土生華人男性）、「娘惹」（Nyonya，土生華人女性）、「五腳基」（騎樓走廊）、「紅毛丹」（東南亞水果）等。這些辭彙並非僅作地方風物的標籤，更是庶民記憶的載體，保存了未被正史記錄的日常生活與文化實踐。她透過對鄰裡生平軼事的書寫，如那位「光赤著肩膀，一天到晚以石磨磨三峇辣椒邊詛咒『夭壽短命』」^①的娘惹，將峇峇

^① 梅淑貞. (2021). 前朝今朝：自序. 八打靈：陳志英張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第

娘惹社群的混血文化史鮮活地嵌入文本。此類書寫呼應了阿萊達·阿斯曼所提出的「存儲記憶」(Archival Memory)概念^①，即透過文學媒介將邊緣、碎片的記憶轉化為可被後世追溯的「活態檔案」。

方言在其文本中同時承擔著「記憶的暗語」功能，構建出一個排他性的「語言共同體」。例如「五腳基」一詞，源自閩籍華僑對馬來語「Kaki lima」，以及英語「Five-Foot-Way」的雜糅翻譯^②，既指向英國殖民時期的建築法規^③，也隱喻華人社群與殖民權力在空間上的博弈。唯有共用這套語言密碼的讀者，方能解碼文字背後的歷史創傷與身分焦慮。而在全球化和代際更迭的衝擊下，方言的瀕危使其逐漸淪為「失落的符號」。梅淑貞通過文本化保存，賦予方言美學合法性，如在〈自己人〉中因能說潮州話而成為「意外之喜」，只「因為我是第一個令她的監護人感到高

4-5 頁。

^① [德] 阿斯曼, A. (著). (2016). 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 潘璐(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第 142 頁。

^② 王珊，楊思聲，餘浩淼.(2018). 騎樓文化研究：跨境方言「五腳基」的起源及其語義演變. 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27-35. <https://doi.org/10.16067/j.cnki.35-1049/c.2018.06.003>.

^③ 斯坦福·萊佛士在考察印度、東南亞地區以及殖民地城市的規劃和街區組織後，在其所制定的新加坡都市計畫中規定了「五腳距」的建造要求。1826 年以後，該法規在海峽殖民地的另外兩個部分檳城和馬六甲得以應用。

興的訪客」^①。或在〈爸爸快回家〉中以漢字音譯台山話語調：「你個女叫你返屋企啦！」^②，使書面文字攜帶口語的肉身性與情感溫度。這種轉譯不僅留存語言形式，更保存了方言背後「外柔內剛」的生存哲學。

揚·阿斯曼指出，文化記憶的延續依賴「重複性實踐」，而梅淑貞的方言書寫正是這樣一種抵抗遺忘的「記憶儀式」^③。她將口語音響固化為可傳播、可解讀的文本，把私人懷舊轉化為公共遺產，從而為離散社群「無根的焦慮」提供了象徵性的安放。

（二）混雜性語言的政治隱喻與身分協商

如果說方言主要處理記憶的內部保存與傳承，那麼語言的混雜性則更多地指向了與外部權力結構的協商與博弈。梅淑貞散文的語言呈現為華語、馬來語、英語等多語交雜的「層積結構」，這不僅是檳城多元社會語言現實的真實映照，更是身分協商與權力關係的政治隱喻。

如她在〈日落洞巴剎之麵〉裡寫的：「在檳城過農曆新年那幾天，我居然戒掉放大假就趁機賴床的不良習慣，天天大清早已洗刷妥當，趕著上巴剎買菜兼吃早餐。」^④「巴剎」源自馬來語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 第 11 頁.

^②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 第 30 頁.

^③ [德] 阿斯曼, J. (著). (2015). 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分. 金壽福, 黃曉晨 (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第 88 頁.

^④ 梅淑貞.(2024). 無重點：日落洞巴剎之麵. 八打靈：有人出版社. 第 43 頁.

「Pasar」，是市場、集市的意思^①。再者，檳城地區的「日落洞」的音譯則來自 Jelutong 的福建音^②；觀看的粵語電影中女主「患的絕症不是『砍殺爾』，而是前所未聞的『傷神』」^③；居民常去遊覽的植物園又被稱為「瀑布花園」，因為它的英文名是「Waterfall Gardens」；自詡為「一百巴仙的廣東幫」^④。此外，她在文中提到福建話在檳城的在地化演變「汝啦我啦」，非檳城人聽到會覺得「簡直像在唱歌」^⑤，所以當在檳城熟稔福建話的她到了吉隆坡後，只能對泉州福建話一知半解，溯其根本則是「檳城的福建話已經滲雜了很多馬來話用語，而且強調分別很大。」^⑥

上述這些鑲嵌在句子中的異質語言成分，並非隨意點綴，而是共同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語言層理。這種混雜性打破了單一語言的霸權，映射出檳城華人「介於之間」的身分狀態——馬來語詞匯指向在地生存的妥協，英語殘留殖民歷史的傷痕，而華語則是對文化根源的微弱堅持。

此外，這類受馬來語影響的福建話句式，都體現出語言在跨

^① 仲立斌.(2021). 建構空間、凝聚族群——新加坡巴剎的華語流行歌曲表演. 中國音樂, (02):124-131. 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21.02.015.

^② 梅淑貞.(2024). 無重點：日落洞巴剎之麵. 第 45 頁.

^③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 第 4-5 頁.

^④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鄉音. 第 19 頁.

^⑤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鄉音. 第 20 頁.

^⑥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鄉音. 第 20 頁.

文化接觸中的變異與融合。與張貴興等馬華作家堅持「純中文」書寫的路徑不同，梅淑貞的混雜語言坦然暴露了離散華人的脆弱性與協商性。

如在敘述門牌 14 號的幾個不婚娘惹時，提及她們身上的「抽紗可拜也一樣扣上鑲了鑽石的 Kerongsong（扣上可拜也的三環式鏈狀扣針）」^①；憶及童年，兒時的她會蹲在臭氣熏天的污水溝裡挖掘「各式五顏六色、來歷不明、檳城福建人依照馬來話叫做 manik 的小珠子」^②；論及讀者，認為他「可以上上 Watering-Hole，跟一群酒友大吐苦水一番。」^③

當華人移民及其後代既無法完全掌握標準中文，亦不願徹底同化於馬來語主導的國族話語時，這種「不純正」的語言狀態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抵抗」，以自身的雜糅性對抗本質主義的身分暴力。然而，混雜性也可能遮蔽權力不平等。在梅淑貞的文本中，英語常與資本、現代化相連（如「Shopping Mall」），而方言則易被禁錮於懷舊的框架，這暴露了離散社群在全球化中的結構性困境：母語淪為文化標本，霸權語言持續侵蝕日常生活。

她在〈吾愛吾語〉中寫道，華裔「都尊重並愛護祖先世代傳授下來的語言遺產」^④，「家中大小老幼都說台山話」。又如在〈無色無相〉中「上面的官爺如何絞盡心思為喬治市里的大街小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自序. 第 5 頁.

^②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ㄇ字回時. 第 145 頁.

^③ 梅淑貞.(2024). 人間集：寡恩的讀者. 八打靈：有人出版社. 第 28 頁.

^④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 第 54 頁.

巷改路名」^①，居民們還是「監守老祖宗留下的遺產，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維持之前巷子名字的稱呼。然而，她的兩名孩子已不會說台山話，最小的弟弟寫中文名字時也常缺筆少畫^②。這種代際之間的語言流失，揭示出身分傳承的深刻危機。梅淑貞的語言策略因而既是忠實現實，也是無奈妥協；既是對抗遺忘的武器，也是文化協商的痕跡。她的混雜性書寫並不追求語言的純粹性或顛覆性，而是透過語言的「不完美」，映射離散身分的「未完成性」，從而在詞句交織之間，完成一場靜默而深刻的文化政治表述。

二、建築地景：符號坍塌與記憶重構

在離散社群的記憶工程中，建築地景具有無可替代的物質性與象徵性。它不僅是族群棲居的物理空間，更是文化記憶附著、傳承與展演的具體載體。門楣、天井、宗祠、老街，這些建築元素以其堅固的形態對抗時間的流逝，卻也在現代性與全球化的浪潮中，經歷著意義的磨蝕與功能的轉換。梅淑貞對檳城建築地景的書寫，敏銳地捕捉了這種雙重性：她既記錄下物質衰敗所導致的記憶載體坍塌，也描繪了建築在功能轉生中嘗試進行的記憶重構。她的觀察超越了單純的懷舊，觸及了文化記憶在當代社會存續的核心困境——在符號異化與意義重寫的張力中，建築如何既

^① 梅淑貞.(2024). 無重點：無色無相. 第 50 頁.

^② 梅淑貞.(2024). 無重點：我家母語. 第 236 頁.

是過去的墓碑，也可能成為未來的劇場。

（一）物質性衰敗與符號異化

梅淑貞的散文深刻揭示了建築在物質性朽壞過程中所伴隨的符號意義消解，其中刻有郡望的門楣是最為典型的例證。這些刻著「西河」、「潁川」、「隴西」等字樣的牌匾，曾是華人家族遷徙敘事與原鄉認同的莊嚴宣言。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尋根意識」是世界的兩大思潮之一^①，「尋根」是人之天性。姓氏不僅是一個家族血緣關係和族群關係的標誌，亦是一個家族和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基礎^②，更是全球華裔尋根問祖、認祖歸宗、祭祖謁宗關注的重點^③。然而，在〈再見舊世面〉中，梅淑貞卻以影像人類學式的凝視，記錄下它們「日見衰敗」的頹勢^④。她摹寫道：「那些一個個名字出自中國福建省某個鄉縣的牌匾，曾經莊嚴無比的高懸門楣，間接地向社區內的街坊以及三不識七的陌生人，高姿態的宣佈自己是姓林姓李的人家」^⑤。當木質風化、

^① 高永強，楊再立.(1994). 全球意識觀照下的中國文化：著名學者湯一介教授訪談錄. 新華文摘. (8).

^② 薛博文.(2024). 中華姓氏文化在具身認知過程中的現代化傳承. 文化產業, (27):160-162.

^③ 陸地, 孫延鳳, 陳沫.(2024). 中國姓氏文化的周邊傳播規律探析. 新聞愛好者, (05):20-29. DOI:10.16017/j.cnki.xwzh.20240507.001.

^④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再見舊世面. 第 151 頁.

^⑤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再見舊世面. 第 151 頁.

文字模糊，這些門楣便從凝聚血緣認同的文化符碼，蛻變為現代語境中失語的裝飾符號，標誌著「存儲記憶」的物理載體與意義闡釋系統的雙重塌陷。

與門楣的朽壞相呼應的，是傳統建築中有機記憶空間的異化，以「天井」為代表。在梅淑貞筆下，天井本是傳統建築的「呼吸之眼」，是家族與自然共生、日常記憶發生的核心場所。她憶起姐姐工作的裁縫店裡，「只有在天井處透進一點天光，水泥地上的縫隙和破舊的牆面上長滿了青苔。我記得飯廳就在天井旁的走廊上」^①；在夢中，老家「寬敞天井、圓石桌石椅一應俱全，還有一個小小的魚池和滿園的花木扶疏」^②。這些充滿生活痕跡與自然生態的場景，構成了未被文字記錄的民眾生活史。然而，當她作為「不速之客」重訪已改造為旅舍的舊城天井時，「只見天井處透露著天光，內外粉刷一新」^③。這意味著天井從一個承載具體經驗與集體記憶的「生活空間」，被徹底異化為一個消費主義景觀中純粹的「構想空間」，其原初的生態——文化聯結被無情割裂。

（二）功能性轉生與記憶重構

面對普遍的物質性衰敗，梅淑貞也描繪了建築地景通過功能性轉生而實現的記憶重構努力，其中既包含社群內部的自發性儀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弟弟. 第 35 頁.

^② 梅淑貞.(2024). 無重點：我家母語. 第 14-15 頁.

^③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凸公館. 第 150 頁.

式實踐，也涉及外部資本介入的商業化改造。宗祠的活化屬於前者，它是離散社群維繫文化記憶的「神聖容器」。以戴氏宗祠為例，小時候宗祠「人來人往，天天都有無所事事的中老年戴氏伯伯，坐在那裡看報紙和高談闊論」^①，而今「鐵閘雖是上了鎖，大門卻是敞開，裡面杳無一人，只有牆上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戴氏鄉親父老照片，靜悄悄的守候著他們最後的這片地盤」^②。即便如此，戴氏宗祠也與周遭「人蹤滅絕」、「破瓦頹垣」環境不同，今日的宗祠比過去繁華，「在一條十室九空的破落陋街，下足本錢將一間屋齡近百的老房子，悉心打扮得花枝招展，連門前高高掛上的兩個大紅燈籠也是簇簇新。這身的脫穎而出風光，在整排灰黯慘澹、瓦礫處處的無人陋屋襯映下，彷彿是對時間的摧殘和無情的法令，作了一個最蔑視的手勢」^③。這種執著的修繕與維護，本身即是揚·阿斯曼所強調的「儀式一致性」實踐^④，是通過物質性實踐將抽象歷史轉化為可感知當下的記憶重構。

另一方面，資本與商業力量推動的建築改造，提供了更為複雜的「轉生」樣本，同時也引發了更深層的記憶倫理困境。面對喬治市老城區的「塌牆敗瓦的戰前舊屋挨挨靠靠的互相依偎，其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再見舊世面. 第 152 頁.

^②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再見舊世面. 第 152 頁.

^③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再見舊世面. 第 152 頁.

^④ [德] 揚·阿斯曼 (著). (2015). 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分. 第 89 頁.

實是誰也救不了誰」的「荒涼慘澹」^①，諸如荷蘭銀行舊行與張弼士故居（藍屋）的改造工程，似乎提供了物質性存續的現代方案。他們把前者「裝葺一新後，以比市價低廉甚多的租金，租給融表演藝術與古董文化於一爐的餐館」^②；後者則從「早已沒顏落色，絲毫看不出本來的瑰麗」^③的衰敗狀態，經過系統性修復後「回復光彩，美得讓觀者目不接給」^④，成功轉型為兼具博物館與旅店功能的複合空間。這種模式在延續建築物理形態的同時，賦予了其新的社會與經濟價值。然而，梅淑貞的書寫冷峻地揭示了這種「存續」背後的代價：當建築從「族群記憶劇場」轉變為「懷舊消費櫥窗」，其空間便完成了從文化記憶容器到消費符號的異化。這種博物館化、旅店化、咖啡店化的改造，固然構成了文化記憶在全球化時代存續的現實路徑，卻也暴露出消費主義對記憶的馴化，以及物質保存與精神傳承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建築得以「重生」，但其承載的記憶內核卻可能在功能置換中被悄然抽空或改寫。

於是，在梅淑貞的審視下，檳城的建築地景同時扮演著悼念過去的墓碑與展演未來的劇場這雙重角色，其間拉扯的張力，正是離散文化記憶在當代世界存續狀況的深刻隱喻。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老屋子. 第 89 頁.

②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坐喝山崩. 第 128 頁.

③ 梅淑貞.(2024). 無重點：紙上重遊藍公館. 第 60 頁.

④ 梅淑貞.(2024). 無重點：紙上重遊藍公館. 第 61 頁.

三、飲食地景：味覺敘事的時空博弈

在離散社群的記憶譜系中，飲食地景佔據著一個極其特殊且強韌的位置。它不似建築那般固定，也不像語言那樣抽象，而是通過日常的重複實踐與感官的深刻烙印，將文化記憶編碼於味蕾之上，成為一種流動的、具身的「活態遺產」。味覺敘事因而成為一種強大的記憶媒介，既能銘刻原鄉的印記，也能記錄遷徙路上的融合與創新。梅淑貞對檳城飲食的書寫，便是在這條味覺軸線上展開的深刻敘事。她不僅羅列美食，更透過對食物細節的偏執、對味道正統性的堅守、以及對飲食傳統變遷的敏銳觀察，勾勒出一幅味覺如何參與身分建構、抵抗同質化，又在現代性衝擊下陷入傳承困境的複雜圖景。她的散文揭示了，在檳城，進食從來不僅是生理行為，更是一場關於文化歸屬與歷史記憶的「時空博弈」。

（一）味覺基因的雙重編碼與在地化生成

梅淑貞的散文深刻闡釋了檳城飲食何以具備一種近乎基因般的獨特性與排他性，這首先體現為地理環境與集體味蕾的深刻共謀。她反復論證，檳城食物的風味無法被複製或遷移。無論是童年時在吉隆坡食用「帶有濃厚的腥味」的廣府炒「雞以下嚥」^①的經歷，還是客居他鄉三十餘年仍拒絕「只澆了最香最濃的蝦膏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火車の日與夜. 第 62 頁.

和芝麻」^①之外的「非正統」的甜辣醬豬腸粉的執著，都指向一個核心：檳城特有的氣候、水土與市井生活共同塑造了食物的靈魂，任何脫離此地的仿製都是一種「味覺畸變」與對「文化基因的背叛」。這種對風土極致敏感的「嘴刁」^②特質，在社群中演化為一套嚴密的味覺評估體系——從滷麵的火候到湯頭的菌群，無一不精——這實質上是離散群體建構的一道「文化防禦工事」，通過將本地飲食標準神聖化，來頑強維繫身分認同的邊界。

這種強烈的在地性並非封閉的純粹，其本身就是跨文化層積與不斷在地化生成的動態過程。在著作〈日落洞巴剎之麵〉中，她寫道：「未回之前甚至還扳著指頭數回去要大開殺戒的風味特殊的家鄉小吃：中山戲院旁的鴨肉粿條湯，而浮羅池滑巴剎的那檔魚丸粿條也不錯，熱滾滾的湯加上切細的指天椒，一咬下去，那種滋味，真是刺激透頂；檳榔律的炒沙河粉、銀絲雲吞麵（老天，那麼久了，不知還存在嗎？）、「麗士劇院側邊的滷麵和阿三叻沙，都是等著要遊子去重溫舊夢的天下美味。在家城，隨便在日落洞巴剎吃碗街邊咖喱麵，也比這個食不知味的城市強。」^③

以上令人垂涎的各類「家鄉小吃」——鴨肉粿條湯、魚丸粿條到炒沙河粉、銀絲雲吞麵——雖以中國南方飲食為基底，卻在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火車の日與夜. 第 46 頁.

^② 梅淑貞.(2024). 無重點：日落洞巴剎之麵. 第 44 頁.

^③ 梅淑貞.(2024). 梅花觀：近鄉情不怯. 第 27 頁.

南洋的時空中發生了關鍵變異：粿條湯中刺激的「指天椒」、雲吞麵裡隱現的「咖喱葉」，都標記著與馬來、印度社群的味道交流。最具理論張力的案例莫過於「叻沙」，其湯底融合了馬來族的椰漿、閩南的蝦醬發酵技術與印度勞工飲食中的羅望子酸味，成為檳城作為文化接觸地帶的物質顯影。而梅淑貞計畫開設的「嗱呷店」（Kopi 店）的案例，則展演了語言與食物的互構。「嗱呷」（Kopi）是馬來語「咖啡」的福建話音譯^①，其命名本身即構成離散經驗的語音褶皺——殖民者的經濟作物（咖啡豆）、馬來語的語音外殼、福建移民的飲食實踐在此達成詭異和解。梅淑貞更是在計畫開設的店鋪裡推出帶有斑蘭葉顏色與香味的「咖椰麵包」。這種經營構想已超越商業邏輯，成為一種具象化實踐：在殖民遺產（咖啡）、原鄉記憶（閩南飲茶習俗）與熱帶生態（斑蘭葉）的夾縫中，開闢出屬於移民後裔的文化協商場域。這一切表明，檳城飲食的「基因」本身就是混生的、層積的，是在歷史褶皺中不斷協商與創新的結果。

（二）記憶傳承的現代困境與商業祛魅

儘管飲食作為記憶載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梅淑貞的書寫卻冷峻地揭示了其在當代社會傳承中面臨的深刻困境，首當其衝的便是代際斷裂所導致的文化失語。節日飲食的儀式雖得以延續，但其承載的文化密碼卻在代際傳遞中迅速磨損。梅淑貞家年每逢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嗱呷店. 第 64 頁.

元宵節，便有一道名為「貴妃雞」的菜肴，且「大概會世世代代吃下去」^①，但人們默認該名為「肥美」雞的代稱，原初關聯的盛唐宮廷想像已湮滅無痕。當遠房婆婆在餐桌前感恩「吃雞好世界」^②，其話語中殘留的六十年代物質匱乏記憶（「矜貴的雞」），在飽食年代出生的孩童耳中，不過是難以解碼的古老咒語。更為嚴峻的是支撐這些飲食實踐的象徵體系，在缺乏語境闡釋下淪為空洞乃至矛盾的規則：福建人拜天公必供黃梨以求「旺來」，而廣東人因「梨」與「離」同音避之不及^③。年輕一代在冬至吃湯圓、端午吃粽子時，可能僅僅「因有甜鹹兩味的湯圓可吃」^④而欣喜，或只是「在大口大口吃著她媽媽裹著的粽子」^⑤。他們完成的僅是味覺層面的生理迴圈，而不解其背後的曆法意義與歷史敘事。深植食物肌理中的移民史與生存策略，早已在代際傳遞中散落為無人撿拾的文化碎片。

與代際斷裂並行的，是商業化邏輯對飲食記憶的徹底「祛魅」，這是一場關乎「食物時間性」的暴政。梅淑貞的散文中，檳城飲食的當代困境被凝縮為一則商業化的現代寓言：當食物的製作淪為效率與利潤的奴隸，當傳統技藝在成本核算中被判定為「不合時宜」，記憶中的至美之味便不可逆地褪色為空洞符號。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金鳳凰. 第 51 頁.

^②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豬膳. 第 102 頁.

^③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炎. 第 67 頁.

^④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炎. 第 67 頁.

^⑤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兩間母校，我記得. 第 166 頁.

例如〈耶穀氏〉中，梅淑貞以耶穀氏餅乾為標本，解剖商業化對傳統滋味的侵蝕。「童年時代的耶穀氏特別好吃……香、鬆、酥三者具備，而且入口即化……只有遇上特殊的場合才有一親香澤的機會」^①，這種稀缺性並非源於工藝複雜，而是手工製作的耗時性，文中雖未直接提及其製作過程，但包裝的細緻可見一斑「裝在像一只小型行李箱的長方型略扁平的鐵皮盒裡，裡邊以蠟紙密封，要打開來還得費一番州長。掀開鐵皮蓋後，只見餅乾上面十分隆重其事的覆蓋了一層凹凸紋紙……防止餅乾在裝運時碎裂以及防潮濕之用」^②。然而「科技越先進，生產出來的食物就越『化學』，越來越難吃」^③。這裡食物的本質被符號取代，餅乾不再是珍饈，而是懷舊的標籤。同樣，一碗理應由「豬腸、肝連、蘿蔔、豆腐等同燉後釋出的油香氣培成一碗」的米粉，質變為「早已無鮮美細嫩可言，而且炸魚肉往往帶點油溢味，可能還是買現成的」^④食物，記憶中那分「柔韌綿滑」的質感與複合香氣蕩然無存。商業理性將製作食物所需的、承載著地方性知識與生活節奏的「時間」，壓縮為可計算的「成本」。當時間被從食物的生成過程中抽離，深植於其肌理中的文化記憶也隨之被碾碎，留下的僅是滿足即時消費的空洞能指。

^①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耶穀氏. 第 96 頁.

^②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耶穀氏. 第 96 頁.

^③ 梅淑貞.(2021). 前朝今朝：耶穀氏. 第 96 頁.

^④ 梅淑貞.(2024). 無重點：豬粉腸段落. 第 47 頁.

結語

梅淑貞的散文創作以地景書寫為媒介，構建了一座跨越時空的記憶博物館。在語言地景中，方言的活態檔案與混雜語言的政治隱喻交織，既維繫著離散社群的文化密碼，又暴露出身分協商的脆弱性；建築地景通過物質性坍塌與功能性轉譯，揭示了文化記憶載體與意義系統的共生困境；飲食地景則以味覺基因的雙重編碼與時空博弈，演繹著移民文化的堅守與妥協。這些地景書寫共同構成了一部關於離散經驗的生存史詩，在全球化浪潮中守護著東南亞華人社群的精神原鄉。

作為馬六甲海峽的文化樞紐，檳城的特殊性在於其既是殖民遺產的見證者，又是移民記憶的發酵場。梅淑貞的文本揭示，地景不僅是物理空間的存在，更是文化記憶的生產裝置。當門楣郡望風化剝落、方言詞彙瀕臨消逝、傳統飲食遭遇工業化侵蝕時，她以文學書寫完成了對文化基因的搶救性記錄。這種書寫既是對「存儲記憶」的歸檔，亦是對「交往記憶」的啟動——通過將私人懷舊昇華為公共遺產，離散社群得以在想像的地理中重構身分認同。

梅淑貞的地景書寫並非浪漫化的懷舊敘事。她冷峻地揭示現代性對記憶的暴力解構：代際斷裂導致文化符號空轉，商業理性將記憶異化為消費符號，語言混雜性暴露權力不平等。這些困境指向更深層的文化危機：在全球化與當地語系化的張力中，離散社群如何維繫文化記憶的連續性？梅淑貞的創作提供了一種文學

解決方案——通過地景書寫將碎片化的記憶整合成可感知的敘事，使離散經驗獲得美學形式與理論深度。

站在文明對話的新起點，檳城地景書寫的啟示在於：文化記憶的傳承不應是對過去的簡單複刻，而應是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尋找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梅淑貞筆下的「五腳基」騎樓、「叻沙」混生美食、「嗷呷店」語言褶皺，都在證明文化記憶的生命力源自其開放性與適應性。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些地景時，看到的不僅是消逝的舊時光，更是離散社群在歷史夾縫中淬煉出的生存智慧。這種智慧提醒我們：真正的文化守護，在於讓記憶成為流動的活水，而非凝固的標本。

參引文獻：

書籍

1. [德] 阿萊達·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著). (2016). 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 潘璐 (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 [德] 揚·阿斯曼 (Jan Assmann) (著). (2015). 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分. 金壽福，黃曉晨 (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3. 梅淑貞. (2021). 前朝今朝. 八打靈：陳志英張元玲教育基金出版.
4. 梅淑貞. (2024). 人間集. 八打靈：有人出版社.

5. 梅淑貞.(2024). 梅花觀. 八打靈：有人出版社.
6. 梅淑貞.(2024). 無重點. 八打靈：有人出版社.

期刊論文

1. 高永強, 楊再立.(1994). 全球意識觀照下的中國文化：著名學者湯一介教授訪談錄. 新華文摘, (8).
2. 陸地, 孫延鳳, 陳沫.(2024). 中國姓氏文化的周邊傳播規律探析. 新聞愛好者, (5):20-29. DOI:10.16017/j.cnki.xwzh.20240507.001.
3. 王珊, 楊思聲, 餘浩淼.(2018). 騎樓文化研究：跨境方言「五腳基」的起源及其語義演變. 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06):27-35. DOI:10.16067/j.cnki.35-1049/c.2018.06.003.
4. 薛博文.(2024). 中華姓氏文化在具身認知過程中的現代化傳承. 文化產業, (27):160-162.
5. 仲立斌.(2021). 建構空間、凝聚族群——新加坡巴剎的華語流行歌曲表演. 中國音樂:2 (2), 124-131. <https://doi.org/10.13812/j.cnki.cn11-1379/j.2021.02.015>.

[原發表 2025；修訂 2026]